往事

--1950-1953写真（之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田水泉

1950年1月，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刚刚结束，人民解放军又接受了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发展的时候，百年来控制我国西藏的国外势力及其在西藏的上层人士，慌慌忙忙企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永久成为他们的奴隶。长期以来，西藏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的农奴社会。人民过着黑暗的农奴生活，生产资料掌握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也就是三大农奴主的手里。农奴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普通的人身自由。因此西藏人民日日夜夜渴望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的广大僧侣和人民，更加迫切地盼望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前去解放西藏。当时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打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表达了西藏僧侣人民的迫切期望。毛主席对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历来极为关怀，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全体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950年春天，在全国胜利声中，人民解放军某部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进军。部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行了1000多里，来到甘孜。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这是红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的地方，红军部队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团结平等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给广大僧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年曾任甘孜博(藏)巴(人)政府副主席的爱国大活佛格达，见了解放军热情极了，立即派人去张罗粮草。这位自称跟朱总司令是好兄弟的活佛，笑声朗朗地说："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抗战时期，他曾专门派人到青海买了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一直挂在经堂里。他从佛龛里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津津有味地谈起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那段民主生活，愉快的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但当谈到西藏的悲惨现状时，不禁放声哭了起来："毛主席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要给毁灭了啊！"说罢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十八军举行进藏誓师大会。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曾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出代表来京谈判，但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撑腰，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我进军解放西藏。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脚步声，他们更加忙碌起来，通风报信，指挥联络，除将藏军一部分置于阿里、黑河地区外，把号称能征善战又由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三、九、十等七个代本和三个代本的一部在昌都一带摆开，企图依据金沙江之险，要我军就此止步。和谈之门被反动派关死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昌都战役。

昌都是西藏东部的一个门户，是我军入藏的咽喉之道，是祖国高原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我各路部队在实施千里大包抄的行进展开中，一直牢记着毛主席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要想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在进军途中，各路部队无论是在大风雪里，在茫茫的黑夜里，或是冰雹劈头盖脸打来或大雨淋透全身的时候，从来不进寺庙，不住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战士饿了，几个人分碗炒面，喝点雪水，也不向群众征一点粮。我军入乡问俗，每到一地即进行调查研究和政治宣传，对于藏族人民的经塔、神山、神树、嘛呢堆等和一切宗教建筑及风俗习惯，一律加以保护和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些行动，在藏族人民面前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祖祖辈辈也没听过见过的"新汉人"来了，躲到深山的藏胞纷纷回来了。当解放军匆匆向他们告别继续前进时，那些热情纯朴的男女藏胞们尾随在部队后面，有的欢呼"菩萨兵，菩萨兵！"有的主动要求给解放军带路，有的修补被敌军破坏了的桥梁道路。许多占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头要塞阻挡我军前进的"僧兵"也纷纷倒背着枪回来了。他们说，打这样的"新汉人"，要受神的谴责啊。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进军藏北的部队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人们看到了真理在哪一边，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我南路部队在澜沧江边的察雅，一次就接受了 500 多名被欺骗和裹胁的所谓“民兵”的投诚。在十几天里，共有 3000 多名“民兵”和“僧兵”携械归顺。反动派想利用大批“民僧兵”扭住和拖散我军的企图完全粉碎了。在这种形势下，担任金沙江下游防务的第九代本，也在宁静宣布起义了，响应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站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昌都敌人本以为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但是当昌都敌人还在睡大觉时，我先锋部队飞到了。守昌都地区的藏军总司令率领了四个代本和沙王（总督）卫队于 10 月 18 日早晨，急急忙忙地离开昌都，企图西撤拉萨。这时已经晚了一步，我西北骑兵支队于同日占领恩达，横越了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大草原的先头团，也先后到达类乌齐、恩达等重要城镇，消灭了西逃的敌人。南面门户也很快被封住了。至此我们从四面完全兜住了敌人，十个代本的藏军除少数逃窜外，其余完全陷落在我军布置的大网里。昌都之敌逃到了宗驿山，被大包围套小包围紧紧扣住了，插翅难飞。最后放下武器，和平解决。

10 月 19 日，被反动统治者盘踞了多少年的古城昌都升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万众欢呼。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我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感召，派出了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来京谈判，取道昌都于 1951 年 4 月到达北京。



十八军进藏先头部队行进在康西草原上。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和协商，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正当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欢呼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定的时候，西藏上层集团中一部分反动分子却叫嚣起来"：北京签字，我们不承认！"暂他们撑腰的帝国主义者也从中挑拨。昌都战役刚刚结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诬蔑中国人民解放自己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并胡说什么"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还在我军向金沙江边挺进时，美国政府就叫喊要给西藏反动派以直接军事援助，并唆使国外反动派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企图挑起一场国际性的民族战争。印度政府于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1日三次照会我国政府，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可叹的"云云，公开干涉我国内政。

昌都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颁发了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将我军进藏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公开跟广大僧俗人民见面。根据中央规定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解委会既不同于军事管制委员会，也不是正式的区域自治政府，它是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型的政权组织。这个组织在我党领导下吸收了藏族各界各阶层代表人士参加进来，扩大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阵营。也正是由于这种政策的鼓舞和推动，当时各项工作均能有利于进军解放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因此解委会对以后进军拉萨和西藏整个解放，影响很大。

依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示，此时青藏公路已动工修建，康藏公路突破了关山阻隔，已越过了甘孜。筑路指战员和全体员工在飞鸟难飞的雪域克服了种种困难，发扬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开辟了康藏人民的幸福大道。

跨过了大山大水，饱尝了千辛万苦，人民解放军终于来到了拉萨，来到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古城。拉萨城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他们在房顶上点燃起松枝青草，升起了缕缕青烟，这是藏族人民欢迎远道亲人的表示。人们捧来滚烫的酥油茶，为解放军扫除风寒，道着亲切的问候。当解放军的腰鼓队穿过街道时，欢迎人群忽然发出狂热的欢呼"：文成公主来了，文成公主来了！"

解放军来了，"十七条"来了，西藏和平解放了，这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一件大喜事。西藏政府不甘心失败，在拉萨河两岸摆了四个代本，构筑了工事，架起了机枪，气势汹汹地叫嚣要撕毁十七条协议。反对派谣言也从那阴暗的巢穴里一股股冒了出来"：共产党不准信佛，要毁灭宗教。""解放军来了，大喇嘛杀死，小喇嘛丢到河里淹死。""布达拉宫铜佛流眼泪了。"藏军公开凶杀、强奸、抢劫，然后再嫁祸给解放军。



1951年8月28日，由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组成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在藏胞的带领下自青海的香日德出发向西藏进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民解放军在坚决打击一小撮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凶焰之后,积极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并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广大的上层动摇人士身上,采用了座谈、访问、随意交谈等多种多样的自由活泼方式,展开了广泛的联系活动,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孤立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并针对动摇人士的思想顾虑,向他们反复说明:我军将忠实不渝地遵守和平协议的各项规定,对于过去亲帝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坚决脱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抵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这些上层人物听了,有的点头,有的沉默,有的还要看看。很多人对我党我军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还在观望,还有怀疑,反动派曾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为了进一步向西藏广大僧俗人民表明我党保护宗教信仰的政策和坚定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关于此项规定,解放军官兵亲自到布达拉宫和拉萨三大寺,看望喇嘛群众,散了布施,献了哈达。在西藏,几乎全民信奉喇嘛教,人民解放军朝拜各寺庙的行动,轰动了拉萨,轰传到各地。反动派制造的"布达拉宫铜佛流泪"之说等等,一下子就破灭了。使很多人睁开了眼睛,从妖言迷雾中钻出来,认识了谎言的制造者,认识到真理在哪一边。从昌都到拉萨,部队利用一切条件和可能,替受苦受难的藏族同胞们治病、救灾、盖房、修水利、发放农贷、农具等等。并且根据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积极加强筑路和补给运输工作,保证部队供应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并且自己动手开荒生产,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奇迹,减少国家财政开支,改善部队生活,而且鼓舞了西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信心。

在完成几路进军的同时,我军又专门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到了他的家乡。

1951 年 12 月,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了拉萨,插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喜马拉雅山上。

劝和代表团进藏

阿 云

1950 年夏,为了劝说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同中央进行商谈,以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共西北局,西北军区组成了一个劝和代表团,奔赴西藏。

这个代表团由八个人组成。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登居美诺布是达赖的长兄,他当团长 副团长是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仓活佛,还有大通县的先灵活佛噶登加措。秘书长由夏日仓的弟弟格来加措担任。迟玉锐是秘书,他的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加



进藏部队行进在茫茫的戈壁上。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上服务员李铭,藏语翻译汪永德。

1950 年 7 月,劝和代表团从西宁出发,是和青海各寺庙的朝佛者、商人约一百五六十人结伴而行的。代表团带着中央批准的“十条”和电台,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

在这个代表团里,当才活佛是首席代表,但他却代表着西藏上层亲帝分子反动贵族的利益,企图将情报尽快送进西藏,破坏西藏和平解放。每天宿营,他总离代表团营地相隔半天或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机可乘,总想把我们甩掉。先灵活佛想借机去拉萨朝佛。而夏日仓活佛却表现得意志坚定,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在代表团到达可可西里的那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时候,马刚放出去吃草不久,就刮起了一阵大风,足有十一二级,这是进藏路上常有的事。风过后一切如故,单单将代表团的四匹马刮跑了,有人在捣鬼!

没有马走不了,代表团困了一个多星期。

对这件事,当才幸灾乐祸,先灵活佛表示无能为力。只有夏日仓活佛和格来加措,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处寻找,一面采取摸顶念经等宗教仪式,向群众了解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把马匹找回来。代表团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赠送了 200 发步枪子弹。

为随时与组织保持联系,代表团带着一部老式的 15 瓦收发报机。这台发报机在拉萨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通过这个电台抄转给噶厦政府的。在代表团成员眼里,这部电台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但当代表团到达离黑河大约一马站的夏曲卡时,黑河的四品官堆穷土登桑布,带着一位六品俗官,出面阻挡代表团前进,并要没收代表团的电台和自卫手枪。迟玉锐等人立即向上级请示对策,上级回电话:“为了表示我们的和谈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手枪交给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设法去拉萨。对新疆逃亡匪徒乌斯满、哈里斯的部属要提高警惕。”

第二天,一个班的藏兵来了,准备动手拆电台的天线,当时代表团正在与上级联络,上级通知他们“昌都已经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转告西藏当局……”电报还没有收完,藏兵就动手拉天线,程广德等人全力与藏兵周旋,直到收完电报。后来,电台、手枪全被藏兵收走了。当代表团将昌都解放的消息转告西藏地方政府后,土登桑布对代表团的态度表面上稍有缓和,并给他们送来一袋大米和饲料,但背后却在搞阴谋。

代表团在黑河地区两三天后,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连续下了一周,雪深过膝,青草、牛粪全被覆盖,牲畜无草吃。驮牛冻饿加上劳累死了两头,粮食也接近吃完,而黑河当局要等待拉萨的指示,不准代表团前进。等到天气转晴,道路可行时,土登桑布邀迟玉锐和秘书长到黑河官邸会晤。通知我们说“去拉萨,但因道路难行,人烟稀少,须分批走。三位代表和随员先行两天,第三天你们汉人和其他人再动身。”



修建进藏公路的部队进行动员大会会场。

代表团在黑河被困了整整 40 多天。三位代表顺利到达拉萨，我们四人被押往山南地区乃东县。据押送代表团的藏兵议论，原准备把代表团送往山南与不丹交界的野人沟，后因昌都解放，噶厦政府才改变主意，在乃东把我们软禁起来。三位代表动身去拉萨的第二天，代表团发现青海商人、骡马帮、朝佛群众都去了拉萨，还有一批新疆乌斯满匪徒及国民党蒙古大代表包布拉也被放行去拉萨。这批匪徒有 10 多人，是在代表团到达之前被噶厦怀疑为“共产党”阻挡在夏曲卡的。迟玉斌和李铭去过他们的帐篷，李铭过去认识包布拉，他表示相信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到拉萨是为了朝佛，与乌斯满“途中相遇”，这些话令人难以置信。迟玉斌到哈萨克帐篷后，见到一名 50 岁左右的老妇和三个男人，他们身边放着一挺轻机枪。帐篷外有七峰骆驼，三四匹马。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对话。老妇人用手指着空口袋表示没有粮吃，示意要吃的，迟玉斌给了她几斤面粉，她招手向我表示谢意。

后来，噶厦弄清这批人是新疆的逃亡匪徒后，放行去了拉萨，后来又资助去印度。代表团则从黑河出发，由一班藏兵“护送”，翻山越岭七天，才到达乃东，并在一座孤楼里被软禁起来。噶厦政府对匪徒的态度和对共产党和谈人员的态度，真是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乃东渡过一段难熬的日子后，迟玉锐等四人想方设法到达拉萨，并索要回被抢走的电台和手枪，与上级恢复了联系，还在拉萨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劝和任务。

背着公路进西藏

冀文正

用一路坎坷这个形容词来描写进军西藏的十八军，一点也不为过。确实如此，这是艰苦卓越的进军，仅仅是修筑进藏公路，就足以留史千载了。

早在先遣支队进军甘孜、巴塘的时候，十八军的主力还在川西剿匪，这时毛泽东就指示他们，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同时，作为战略家的刘伯承也说：“这次进军，要进得去，站得住，保卫好边



进藏部队为藏民看病。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防，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具有战备意义。因此，在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西藏的公路建设要先纵后横，首先修通联接内地的战略纵深道路，尔后再以拉萨为中心向横的方向、向边境发展。”

不久，十八军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全面负责后勤和修路工作，拉开了进藏修路的大幕。

据统计，当年解放军投入修建川藏公路的兵力达 10 万人，有 3700 名官兵为修这条路献出年轻的生命，公路每向前延伸一公里，就会倒下两名筑路英雄。

“背着公路进西藏”。随着筑路战士的脚步一步步地前行，这一句名言就声扬海内外了。

川藏公路经过了 14 座大山，二郎山是第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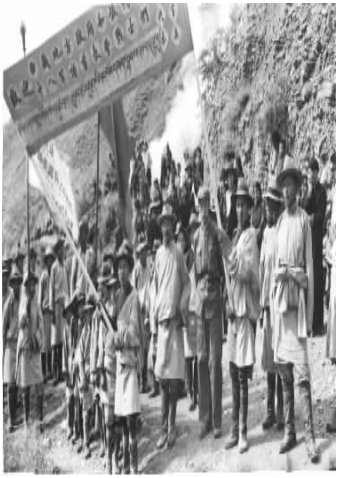
从新津往西走，本来是一路平坦，忽然地，有一座山立起来了，像一堵墙挡住去路。二郎山是川藏公路的雏形和缩影，要进军西藏，必须打通它。

本来，国民党时这里有一条所谓的公路，路基宽约三米，勉强能通过一辆卡车，这时早已严重坍塌，长满了荒草，根本不能通车。

我们 158 团是在 1950 年夏天开到二郎山的。我所在六连施工的位置在二郎山东侧半山腰。那里，常常淹没在一片湿淋淋的云雾之中。那里坡陡沟深，水流声闹得人们连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山上隐约有一条小道，像羊肠子一样，穿过悬崖和古树，岩石风化严重，还常有泥石流和塌方。由于人烟稀少，那里有熊、豹、野猪和成群的猴子。

要打通二郎山，不那么简单。二郎山上有一片片的稀泥，短的有几里，长的有十几里，有半人深。汽车陷进去，轮子乱打转，就是开不走。我们砍些树枝，甚至把被子垫上，汽车才喘着粗气开走了。

清除了淤泥，还要战胜巨石和塌方。我们从中原一直打到西藏，打仗是行家，修路却是门外汉，当时也没什么筑路机械，手里只有铁锹和十字镐。二郎山塌方地段多，一垮就是几里地，常把汽车



藏兵列队欢迎我十八军进藏部队官兵。

陷在那里，进退不能。更难治的是大石头。《歌唱二郎山》这个歌里唱“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一点也不假。一是公路弯处多是岩石，公路要拓宽，就要撬掉岩石；二是山上垮下来的巨石特别多，有的像房子那么大，搬不动，只有打眼放炮。

在两路口以东，我们经过九个昼夜的苦战，大家眼熬红了，衣服被雨和汗水湿透了，就连施工中受伤的同志也不肯休息，继续一锹一镐地凿着坚硬的岩石，十字镐弹起来，震得虎口一阵阵发麻。眼看一条六米多宽的水平路面开出来了，不料一阵暴雨袭来，半边小山轰轰塌下来，多少天的劳动转眼化为乌有。我们心里酸酸的，像水猫儿一样，呆呆地站在雨地里。经过三次反复，历时一个多月，我们终于用巨石垒起了一条长 350 米、高 40 多米的依山石墙，治服了泥石流和塌方两个恶魔。

在修通二郎山后，我们 160 团来到雀儿山，和兄弟部队一起筑路。

雀儿山上端被云雾裹住，犹如一朵冲天大蘑菇。这座海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320 米，山顶和山腰终年积雪。没来这里之前，我们就听说了一段话："登上雀儿山，伸手能摸天，一步三喘气，风雪迷漫漫，要想越过去，真是难难难！"我们真想变成一把利斧，劈开它。

山高，雪大，风狂，施工很困难，我们一进入工地，就碰上重重障碍。天太冷，寒暑表的水银柱已跌到最低点，冻土层达几尺深，挥铁镐用力挖去，"砰"一声，留下一道白印。如果遇上沼泽流水，那就更麻烦了。几米厚的冰层，要一镐一锹挖个干净，再一层层填上石头，把它变成坚固的路基。埋在烂泥里的冰碴、碎石、树枝像刀子一样锋利，常常穿透我们的鞋子，刺破我们的皮肤，使我们手脚裂出一道道血口，腿有时肿有时痒，走起路来不听使唤，呼吸时气管像拉风箱一样响着。

打通雀儿山，要削去许多峭壁，开凿石方任务相当艰巨。在那些无法攀登和无法立足的地方，战士们只有踏人梯上去，他们在腰上系上绳子，悬空撬石打眼，像一个个空中飞人。山峦上炮声隆隆，飞石穿过弥漫的硝烟，像流弹一样在人们头上呼啸。被炸下来的石头掉进谷底的急流，能溅起一丈多高的水柱。

工程艰巨，生活更苦。每天早上起床，风卷着雪花，打在我们脸上，灌进我们脖子里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可等到干起活来，汗水又湿透了皮帽子，湿透了内衣，身上又热又痒，但稍站一会儿又全身冰凉，实在不是滋味。如果上山施工，那更难了，雪深坡陡，每走一步都要十分小心。遇上暴风雪，人站不稳脚，睁不开眼，身上全是白，像一个道地的雪人。因为过度劳累和严重缺氧，不少人身上浮肿，连说话也觉得没劲。但就是这样，谁也不愿休息，就这样我们征服了雀儿山。

在没有现代施工工具的情况下，14 座大山都被人民解放军将士们征服了，1800 多公里长的公路曲曲折折地通向拉萨，通向了西藏人民的心里。

毛泽东流泪了

双培安

1949 年底，毛泽东访苏。

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毛泽东正伏案读着西北局彭德怀发来的一张电报。

点燃一支烟，毛泽东站起来，在车窗前踱来踱去。此刻，他想到了西藏。

西藏 13 世纪中叶并入元朝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英国于 1888 年和 1903 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并与英英势力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企图插足西藏，并派代表团到西藏四处活动。印度于 1947 年独立后，承袭英国在西藏的殖民利益，继续在江孜和亚东驻军，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尼赫鲁更幻想有一个"独立的"西藏国"存在。

1949 年，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席卷全中国之际，西藏地方当局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制造了"驱汉事件"。9 月 2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

1949 年 9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帝国主义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审阅了这些社论。

毛泽东认为:在祖国大陆还只剩下西藏没有解放的情况下,必须考虑由西北局还是西南局经营西藏的问题了。他倾向于由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由西南局担任第二位责任。周恩来也认为,西北战争结束比西南早,而且由青海去西藏道路平坦,好走一些。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西北局彭德怀提出从西北入藏很多困难。

这一份电报,此刻就夹在毛泽东正在翻阅的《历代与地图》里。沉思良久,毛泽东飞快地在彭德怀发来的电报中批了几个大字:"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的宴会上,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亲切谈话。

放下笔,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夜长梦多啊!"

"夜长梦多?"站在一边的秘书不解地问。

毛泽东果断地说:"宜早不宜迟。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列车到了满洲里,这一封毛泽东口授的电报被发到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手中。

童话般的莫斯科,冬日里大雪飞扬。在斯大林的第二别墅里,毛泽东正在起草电文。专列驶过西伯利亚时,毛泽东曾流过泪。那严酷的环境让他想到了西藏。大概他想到我进军西藏的战士要经受的苦难,想到新中国虽然成立了,而西藏竟还有人在受着诸如剥皮挖眼之类的酷刑时,他不禁泪流满面。

他心急如焚,奋笔疾书:

向西藏进军及经营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担负,使用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迅速占领打箭炉(康定),以此为基地,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

毛泽东要求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于最近期内,即决定开始布置一切。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当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

写完电报,已是1950年1月2日凌晨4时。

1950年1月8日,刘邓自重庆复电,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并称:"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

1月10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并刘邓,同意西南局的执行计划,并指出:"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由他们负责筹划一切。"电报还就进军西藏做好准备工作,如情况调查、训练(藏族)干部、整训军队、修筑道路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周全的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1951 年 4 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代表团赴京谈判路经重庆，受到邓小平等西南军政首长以及群众的热烈欢迎。

考虑。这一切，在新版的《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见证。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战略家，在西藏问题上抓得事无巨细，大到进军、和谈、筑路、生产，小到一次战斗、建一个小学、派出一个干部、宴请一个西藏上层人士，他都一一过问。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结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西藏具体实践高度结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1 月 19 日，刘邓向中央军委提出，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省同时入藏的建议，被采纳。

1950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的电报传到西南局。当天，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几个主要军领导从泸州赶到重庆，听取上级指示。

那时候的重庆刚解放不久，全城正在大规模地搜捕国民党特务。这一天，在重庆曾家岩，刘伯承会见了十八军的领导，他说："小平同志有重要会议，让我和同志们见见面。党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你们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就正式落到了十八军肩上。

1 月 15 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干部。

刘伯承首先发言。他说，要从民族团结入手，并重视解决经济问题。进军西藏，经济问题解决不好，也能引发政治问题。

接着，邓小平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单靠用兵，都没有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

最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同时，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

不久，十八军将士就踏上了漫漫进藏之路，写下了一曲壮烈的进军歌。

往事——1950 - 1953 写真(之二)

与藏兵比武

徐新奎

1950 年 8 月 1 日，李狄三率领新疆军区骑兵师的一个先遣连，从亲疆普鲁村出发，向西藏阿里挺进。

新疆军区骑兵师是 1950 年春组建的，由何家产任师长。李狄三是该师的一团保卫股长，不久，上级便命令他带领先遣连的 135 名战士，横跨昆仑山、冈底斯山，进军阿里，经便探出一条通道，并了解阿里的风俗民情，建立据点，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

在皑皑雪地行进的过程中，战士们大都得了雪盲症，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拽着马尾巴行走。

有人说用雪球搓揉双眼能减轻疼痛。战士们就用雪球揉搓双眼，许多人眼圈周围的肉皮搓破了，血乎乎一片，但作用却不大。有人说用熬雪冒出的热气熏眼睛，可以治雪盲症。可是当汉阳锅蒸雪水时，把头埋在腾腾雾气中，眼球就像掉进辣椒粉里一样，疼得难以忍受，而且熏过之后，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最后，蒙古族战士阿廷芳出了一个主意：小时候，他在草原上长大，草原上的人都用马尾巴编成眼罩，以遮挡雪光。一束马尾被剪下来，阿廷芳编了几个给大家做示范，于是，一批"土眼镜"制造成功了。

就带着这样的眼镜，先遣连越过了雪山，于 1950 年 10 月初到达阿里，在一位名叫贵桑的老猎人带路下，先遣连与当地马本（即保长）日加木、头人颇那班杰洛接上了头，并请他们向阿里噶本致意。

1950 年 10 月 7 日，身穿清朝官服的阿里噶本代表才旦平杰、扎西才让到达巴空，与先遣连隔着一座大山安营扎寨。

谈判是在一个帐篷里进行的。

几个从噶大克来的藏兵，背着叉子枪，紧张地踱来踱去。才旦平杰、扎西才让的长袍里，各揣了一把顶了子弹的白郎宁手枪。而李狄三只扎了武装带，没有佩枪，他的翻译扎西平措、通信员乔巴克也没带任何武器。

谈判桌上的才旦平杰颇为猖狂，他挑衅地说："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凭阿里的风暴，也能把你们全部困死。"

"现在已经是 20 世纪 50 年代了，想不到代表先生的脑袋还这



驻藏部队举行西藏军区成立大会。

往事——1950 - 1953 写真(之二)

么顽固。我们到藏北两个月了,活得挺好嘛!”李狄三回击道。

望着李狄三冷峻的面孔,坐在才旦平杰身边的扎西才让感到解放的形势,讲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讲十世班禅大师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扎西才让听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他觉得李狄三像传说中的格萨王转世,带着一群天兵天将来救那些农奴了。他几乎不敢抬头与李狄三对视一下。他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在心里作疼 过去的天恐怕要塌了。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

双方唇枪舌剑,最后基本达成协议 :阿里噶本同意先遣连进驻距巴空 20 多公里的居民点扎麻芒保,彼此和平相处。先遣连保证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不干涉噶本行政,不要藏民一粒粮食。而噶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先遣连,并协助开展群众工作。

狡猾的才旦平杰还想试探一下先遣连的军事实力,他问李狄三:“贵军能否与我们比试一下枪法?”

李狄三当即应允,他胸有成竹。从新疆出发前,独立连骑兵师抽调了 20 多个战斗骨干充实到一线,并给一连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通信等专业干部。为提高独立作战能力,除一、二、三排每名战士配备一支步枪、每班装备一挺机枪外,还给全连装备了“八二”炮两门,“六〇”炮四门、重机枪两挺。同时,还组建了机炮排。才旦平杰想比试枪法,可以展示我军实力。

走出帐篷,是一片开阔地。

有人在百步开外摆了一排牛羊骨头做靶子。周围涌来一些看热闹的牧民。

穿着破烂藏装的藏兵先出场。叉子枪吐出一道道火舌,牛羊骨纹丝不动。一阵阵的哄笑从周围传来,扎西才让觉得脸上热辣辣的,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他暗骂藏兵笨蛋,又恨这些平日见了自己弯腰吐舌的属民。竟敢伸直腰板,嘲笑藏兵。

先遣连首先出场的是彭清云。他抽出短枪,连射了三发子弹,牛羊骨头不是应声倒下就是被炸得粉碎。

一排长架起重机枪,点射,五发五中。吓得藏兵直吐舌头。

才旦平杰冷笑着,他想出一个点子 :和解放军比射箭,他们准输。他找来一个箭法准的头人,非要解放军比箭法不可。

射箭是西藏牧民节庆活动中必备的娱乐项目之一,善射的箭手是藏民们的骄傲。射箭与打枪不同,首先没有臂力张不开弓,张满了弓还要有一定的定和,聚精会神才能射中目标。这一切,不经长期磨炼是难以达到的。

连长曹海林想拒绝这一要求。李狄三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叫巴利祥子的蒙古族战士来。巴利祥子是新疆和静县人,25 岁。他出身猎户之家,虎背熊腰,臂力过人,一双鹰眼凛然有光,何不让他一试,即使射不中,也比谢绝强。

巴利祥子奉命出列,他让那头人先射。

那头人闭目运气,似乎眼睛都要鼓出来了,果然是箭箭中的。

好一个巴利祥子。他接弓在手,又让人把靶牌后移了 50 大步。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只见他一个“骑马蹲档”,左手托弓,右手搭箭引弦,两臂一张,“咔嚓”一声,箭杆还没出手,弓背却断成两截。牧民们惊呆了,张大的嘴半天合不拢。

李狄三趁势命令进行炮击表演。

炮声隆隆,被假定为目标的石堆被炸得乱石横飞。别说牧民,就连藏兵也不知这种被称为“ 炮 ”的东西有如此神威。他们是第一次见到这种“ 神器 ”。

比武之后,才旦平杰溜回噶大克,他把扎西才让留在巴空,作为常驻代表,随时和先遣连接洽。他俩还专门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五条请求 :

一、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西藏高级官员和阿里地区官员请求和谈 ;

二、对西藏达赖喇嘛大官员不要加罪,对西藏的宗教风俗习惯

予以保障；

三、阿里地区官员希望不发生战争，使老百姓享受平安；

四、西藏地方很小，容纳不了很多军队，所以请求别让大军入藏；

五、有什么事，事先通知一下，以免老百姓疑惑和害怕。

1950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给才旦平杰和扎西才让回了信，请先遣连予以转交。在信中，毛泽东对他们提出的五条请求逐一进行了回答，并尊称他们为"先生"。

在与藏兵进行了这一场比武后，先遣连进驻了扎麻芒保，继续为他们所肩负的使命而进行不懈地斗争。

《往事》系列丛书已出部分：

《往事——1949 写真》 9.50 元

《往事——1966 写真》 8.00 元

《往事——1976 写真》 7.00 元

《往事——1978 写真》 6.00 元

以上图书均可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行科邮购，免收邮资。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编：330002

新中国第一位"驻藏大臣"

高秀林

1951 年 7 月 14 日，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偕道印度来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小镇亚东，跟随一同到达的有乐于泓、藏语翻译彭哲、副官李天柱、机要秘书郝广福，还有西藏和谈代表凯墨、土丹旦达和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等人。

在这之前刚刚结束的和谈中，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之一，参与了全过程。协议签订后，达赖仍滞留亚东——一座与印度边界相邻的小镇，持观望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任命张经武为赴藏代表。

临行前，周恩来在中南海菊光阁亲自向张经武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又在丰泽园接见他，为张经武分析协议签订后西藏局势，以及达赖集团的动向。

毛泽东说："达赖前不久托阿沛给我带来一封信，你看看。从信的口吻来看，达赖不会很快就逃亡国外，还在亚东。达赖年幼，他周围的一些反动分子是会竭力煽动他向国外跑的。"

张经武心里也认同这样的判断，但他隐隐觉得整个西藏的情况处在动荡之中。

毛泽东又说："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从昌都入藏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挺达拉萨当在两三个月之后，所以张经武需绕道香港、印度，直达亚东见达赖，敦促他早日返回拉萨。"

张经武说："从印度进入西藏不仅时间快，对劝说达赖有利，而

且同入藏部队一起走,大军压境,搞不好,西藏局势更不稳,很有可能会把达赖挤出国外。”

不多时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张经武怀揣着毛泽东写给达赖的亲笔信踏上了赴藏之途。

张经武一行从香港经新加坡、加尔各答,又坐了一段路汽车之后,到达了印度北部一个叫噶伦堡的小镇。

这是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小镇,英国两次入侵西藏,都是以这里为桥头堡的。这里既有豪华的西洋别墅和饭店,又有低矮、阴暗的贫民草房。西方的、西藏地方的特务聚集在这里,进行分裂活动。当张经武一行到达这里后,西藏驻噶伦堡商务代办为他们举



新中国第一位“驻藏大臣”张经武在西南、西北进藏部队会师大会上讲话。

行欢迎宴会。

晚宴后,张经武在喜马拉雅饭店见到这样一幕情景:唱歌跳舞的人群中,一位年逾八十的英国老人,正唱着一首藏语歌:

宝在手中不爱宝,
失去宝贝悔恨迟;
……

他一边唱着,一边摇晃着脑袋,拍打着胸膛,还跳起舞来,发泄着内心的不满。有知情人对张经武说,这人是饭店的主人,名叫麦克仲萨,懂藏语。早年,他参加英国侵略军到过拉萨,长期担任江孜和亚东的商务官员,是一个西藏通,与前后藏的一些大贵族关系密切。十三世达赖喇嘛到印度时,他是接待人员之一。

目睹了这些,张经武心里沉甸甸的。

当张经武一行越过中印过界,穿过中方的乃堆哨所走了约半英里山路,看到了 20 多名藏兵匆匆赶来。藏兵们在一处稍平整些的路边列队站好,迎候远来的中央代表一行。因为原来说好是有藏兵在乃堆哨所迎接的,因此晚上凯墨就把藏军的连长找来,询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按时到达山口。藏军连长回答:把时间估计错了,以为张代表中午才能到达山口,所以晚了,没其他原因。

亚东终于到了。这座海拔 3200 米的边城,一年四季天气晴朗,7 月时节更是山花如火。一条小小的街道两旁散落着二三十家商店,其中印度人开的商店最大。

达赖和噶厦的代表出亚东十里欢迎张经武一行,并献上哈达及馓子。

第二天,噶厦的几个噶伦冉巴·土登滚秋、索康·旺清格列等前来拜见,告知达赖喇嘛住在离亚东 10 余里的一座山腰上的东噶寺中,并与张经武约定 7 月 16 日见面。

往事——1950－1953 写真(之二)

前来拜见的噶伦们提出一个颇为狂妄的想法：会见达赖喇嘛要有仪式，达赖“升座”，两旁百官侍奉，张经武进去后达赖下座迎接，接毛主席信件后，仍升座。张经武座位右下侧。“升座”是君臣相见的仪式。

张经武认为：会见仪式和座位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体现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隶属关系，必须坚持这一原则。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在顾全大局的同时，可作适当让步。他嘱附身边的乐于泓说：“政治上西藏地方政府要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上我们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

乐于泓对噶伦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张代表这次到亚东来，是在协议签订之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把毛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交给他，这不同平常一般私人的交往，而是体现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

乐于泓提出：上山后，张经武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去达赖卧室会见达赖，并面交毛主席的信件。接着，乐于泓说，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中央首长亲自到北京火车站去迎接；毛主席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和谈代表，都是平起平坐，跟过去清廷、国民党根本不同。

凯墨、土丹旦达等和谈代表一边点头附和。

噶伦们同意了乐于泓的意见。

7月16日上午，首席噶伦冉巴接张经武一行上山。约15里的山路，骑马走两个多小时。到东噶寺前，见过百官，噶伦们陪张经武来到达赖的卧室。这年达赖刚满18岁，满脸稚气。张经武走进达赖卧室，达赖从座位上站起来，跨前几步迎接，并握手。

达赖和张经武在两把紫檀木椅上入座，张经武和蔼地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达赖也有礼貌地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并说：张将军路上辛苦了！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右起：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张经武说：“您来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

说着，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以及两份协议附件。达赖双手接下。

张经武告诉达赖，毛主席赠送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员押运，从香港运到印度，不久即可运达亚东。谈话中，张经武还介绍了谈判情况和《协议》内容，介绍了共产党和民族、宗教政策。达赖话语不多，却连连点头。

最后，达赖说阿沛不久即可返回拉萨，并带回《协议》正本，那时再由噶伦们讨论一些问题。他对协议没有表明态度。

会见大约用去一小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